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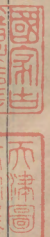


832615

變雅堂文錄引

變雅堂集黃岡杜于皇先生著先生爲前明遺老入獄本
朝流寓金陵堅持高節當戊午鴻博之舉關中孫豹人亦
出而應召先生作書規之謂不可爲兩截人何以能不爲
兩截曰忍癢何以忍癢曰思痛擬之明初殆楊鐵崖之流
非他處士忽蛇忽龍者之可比也其文借題發揮總以寄
其故國舊君之痛有若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者故以
變雅名堂卽以名集然而哀怨之中自成節奏洋洋洒洒
仍是雅音與促節么絃如鶉啼如蛩咽甚至罵譏笑侮徒
成儉父面目者迥別故不獨五言律推爲大家卽古文亦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引

不徒小樣矣今錄其文爲一卷



變雅堂文錄

黃岡杜濬于皇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題白雲圖

不孝濬兩先大人惟先嚴有遺像二幀一大夫服一居士服皆極肖濬每一瞻拜未嘗不流涕而先慈生平獨以方嚴不肯見畫師昔年嘗有善手閩人曾鯨濬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先慈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非親非眷之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且也子孫慈孝雖無遺像益甚思慕如其不然像復何俾我亦知人家母氏皆有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一
像我性乃不堪獨無可也蓋行年至八十其持論猶如是以此先慈遂無遺像不孝濬每痛恨當時何不自學寫真則先慈至今有遺像矣嘗於序戴生葭湄發之今觀豁堂老人此圖知吾婿葉桐初亦抱此恨白雲如黃葉其足止兒啼耶爲泫然識此不暇談空矣
傳神至此千載生氣焉用畫師耶

讀書樓記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卽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
撰一氏之言其聲之爲書者卽形之爲畫善讀者無先後
也是故古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于
書遇有疑滯一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於是
圖自爲圖而書自爲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
者顧獨在於方書本草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
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
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闕如也雖其大指自
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亡矣夫雖然亡非一
國朝文錄續續卷一變雅堂文錄二
日之亡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枝梧龕礦而莫
得其要領徒貽白首勞如之誦未覩復古之效也吾意當
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羣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
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畫
可以爲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幽風禹貢
春秋會盟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卽乎其書而爲之而
已也蓋舉凡古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宮室器
玩之屬入乎其目莫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
變現而讀下慙慙可思而不可言此其爲圖之功較古人
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

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書而樂於是爲樓以臨之王內史所謂仰觀俯察茲樓不爲無助然諸從先生游暨先生羣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躡其梯級撫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嵩岳白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擘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入閩踰仙霞嶺則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爲樓之始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喬木千章榭榭爲梁柱先生書策琴瑟干戈弓矢尙有留其上者今楊州江國朝文錄續卷一變雅堂文錄又二

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蓋古今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不可爲限量其形而爲畫亦不可爲限量則其爲樓之所函蓋亦不可爲限量豈事於尋丈以爲高侈方幅以爲廣哉然後知看山讀書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矣是爲之記

先生文率多竒縱可愛玩而不可學者此文亦然真能讀書者固無處而非畫也

杜來閣記

泰州郭東四十五里爲姜堰鎮友人黃子天濤居之黃氏世有聞人如天濤尊先子眉房公暨從兄仙裳氏俱以詞學知名當世而天濤承之以絕異之才積學虛己求友析義一時聲譽翕然於是旣於宅後構秋嘉館爲讀書之室又登高而望於館之旁得異境焉則築臺結閣以供吟眺之適資賓友之娛閣成會余來訪偕仙裳到門望見天濤立閣上臨視而笑亟趨下肅客入握手歡抃以爲奇越一日置酒閣上落其成余周視此閣高可五十尺廣二十尺憑檻而望多平疇遠水漁村樵舍時秋柳未落翳然夕照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三

中頗有圖畫之趣北望髣髴見山影如髻螺卽州志所載蕭梁時仙翁王治飛昇處也南望江帆數點有無出沒於朝煙暮靄之間亦復曠觀須臾賓主酣暢相與樂其地之蕭遠與是閣之爲宜天濤則舉酒屬余曰惟先生有以名之余方沉吟未出吻仙裳躍起曰夫是閣成而杜先生適至當名杜來閣耳又他求乎四座咸曰善余卽蹶踏不敢當其意而亦不能不以爲善也天濤曰然則先生盍記之余惟此閣之勝概與閣之所以名則旣具是矣所欲言者獨吾之期許天濤所以傳此閣者其惟文章乎夫文章之道必極萬卷然後深必矜慎名節然後貴必審擇出處

然後重此吾之所以爲天濤願而閤亦賴之傳歟彼淵明
之東籬子美之草堂文章傳之也而不盡於文章焦光之
蝸廬袁閔之土室其文辭不少概見然要爲得其意至於
幼安之水北伯鸞之廡下其文心益竒故皆傳焉此不可
爲世俗道也今天濤居是閤也望古遥集則慕此閤而來
者尙有當世第一流人若宣城沈眉生茂苑徐昭法婁東
王元達一旦蹇裳戾止爲閤中不速之客天濤其拂席俟
之如余者混跡餬口鹿鹿塵沙中不及三君子遠矣杜之
來也糠粃在前耳何足以華此閤因記并及之時爲壬子

秋八月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變雅堂文錄

四

此則歸於雅馴矣雖出東坡手不過如是

重修隆福寺碑記

歲己亥夏五月余至太倉就王子周臣求舍館焉周臣曰是有隆福寺其住持僧鑿若名普滋者過去尊宿印初之孫也爲人謹潔而和不墜祖風蓋可以主之余旣至與處信然始余不過爲數日計旣而阻兵不得歸淹留至四閱月鑿若周旋無倦容則益與相好也余且行鑿若從容言曰此寺自吾祖殫力經營規榘粗具而至今尙未有記機緣實在先生敢以請余不能辭按寺初名報恩院叛自梁天監四年厯宋祥符重建更賜額爲隆福寺舊在州城內武陵橋北至元末而燬洪武間卽其廢址建鎮海衛而邑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五
人有孫徹者捨宅更爲今寺寺徙橋之西南時洪武十四年也嗣是以來二百餘年厯嘉靖隆慶寺日就傾甍有碩僧修而復燬遺構莫支矣至崇禎元年邑之紳士始相與謀曰夫欲興古刹必得高僧此寺之香巖禪室有出家習靜其中曰海正比丘者洵其人也吾儕第辦香迎之俾主方丈則寺之興也有日矣咸曰然海正者印初名也印初之爲人以道行服人以講律化俗以精白庀材以勇猛任事於是首修大殿高廣深靚頓易昔觀次構峻閣奉宋像觀世音次莊嚴三佛帝釋天王阿羅漢金像粲然以至山門廡廡寢廡庖福皆新整嚴潔事在崇禎丁丑戊寅間無

何印初順世而其徒照珠其孫普滋猶能先後踵其事金繩覺路增潤無已普滋又善繼先志置寺前放生池若干頃識者以爲印初之教足以裕後於無窮也嗟乎印初如此向者吾友周臣亟稱之豈漫然哉余旣阻兵無狀而又因考此寺之蹟所由來久遠興於旣廢以知印初之能則亦不能無慨於中也蓋天下事不患無千萬人第患無一人此一人者誠得之雖千年之廢墜不難立振於一旦不得則雖有衆若符秦有粟如李密而嘗不免於蹉跌也豈所謂一人者獨浮屠氏往往有之而士類反無之歟又豈未嘗無其人而所用所養兩不相值歟抑非常之士如古國朝文錄續卷一變雅堂文錄

六

之耕莘釣渭者必卓然自重而不肯同於下士之馳騫歟又豈行藏關乎興廢則天實主之而人顧莫可如何歟不然何以不印初若也乃歎而記之至其所置放生池尙未竟厥工方有待於居士長者須其成許續爲之記此等文須就先生身世想之才有味

華亭縣主簿廳修復記

舉天下之事無論鉅細當其刼殘傾覆之餘思得其人以興然或視之而莫爲或爲之而不成者有三患焉一曰聽天一曰待後人一曰事不切己夫天不可易者也然爲其事者聽之則不力後之人不可知者也待之則罔功事不切己如古聖賢豪傑垂世立教濟人利物皆是也如必曰切己則爲不切己則不爲則生民之道不幾於息乎故三患具而事鮮成自然之理也然此特庸衆人之見蹈常襲故猶逞逞足以爲患而不知又有賢智之患焉夫賢智之患或才高而位卑或時移而物換浮沉寄託而無凝滯之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七

心彼其視上棟下宇猶秦越人之肥瘠也豈以動其心哉故史載阮籍求爲步兵校尉騎驢到官壞其廨舍使內外相望兵厨酒盞拂衣絕去後之賢智舉動不必盡如是而其所見則大抵不相遠矣此不可與庸衆人同日語而足以爲率作興事之患曾未嘗少異然則彼刼殘傾覆之在天地間復何所望耶惟吾友黃君辛子不然黃君之來主華亭簿也向之簿舍經兵燹之餘掃地赤立此非孱力之所能復必也天幸而黃君不聽天自漢以後無長子孫之吏近更席不假煖後之人且迭至而黃君不待後人簿裁而載設爲協運催解大抵終歲子子在廩在舟在燕官置

頗不切己而黃君不謂不切己一旦考圖按籍經始要終
舉昔之主簿於是邑若宋鄭茂陸屋所嘗構栖鸞堂風月
榭名目僅存者煥然復還舊觀人皆以爲難余以爲此庸
衆人之三患黃君非庸衆人破之宜爾惟是黃君以八閩
奇士用明經高第歷司理學博偃蹇以至是官則所謂賢
智浮沉之患黃君正其人也而亦力矯其習見之而必爲
爲之而成豈不尤爲難哉余約畧論之前之三患求之
古人能反是者若申包胥可謂不聽天矣若虞允文可謂
不待後人矣若陳湯甘延壽可謂不辭不切己矣獨求能
反賢智之患如黃君者無有不得已而求其近似其惟柳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
士師之不恭乎是不可以無記至於用財若干計工若干
爲時幾何固無俟余文

先生行文言中言外總別有義意非論世以知其人者
不解讀也此文以不聽天不待人不辭不切己之事而
目爲玩世不恭則尤難索解人矣

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

以王法洽世以佛法輔之王法之所不及有果報以持其
後以佛法善世以王法主之佛法之所不及有刑賞以切
其躬此其用之相須者也王法曰是佛法亦曰是佛法曰
非王法亦曰非此其理之不易者也理至於不可易則一
言出而人心怙然不第賢智守之卽愚不肖欲違焉而不
可得使其執迷不返則究竟祇以其身干王法佛法之紀
而此不易之理自嘗伸於天地之間則亦可以懼而顧化
矣揚州之有石塔寺也以藏佛舍利其從來蓋久寺之有
雷塘飯僧田也前巡鹺御史李公實始予之田經兵亂積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古文錄
荒弗治寺僧開墾焉又上價於官如其田陞科於公如其
畝而貪人敗類猶從而生心於其間虞芮之訟屢瀆公府
雖虛謬之談往遭懲挫而有覘面目去而復來田以侵墜
者數年直至講僧夢了來住此寺始備列其事鳴於撫漕
都御史蔡公公大批其牘下郡縣釐正其田永遠歸寺而
論始定焉此其始末斷案歲時條目具有紀載歷歷可考
無俟余贅而余獨爲一深思之今夫以童子適市操數錢
以易一餌則人皆知其有而不可攘也何況以疆理之田
僧墾其荒而官收其直可謂最彰明較著矣吾意雖有躋
跖無所施其智儀秦無所置其喙矣卽奈何紛紛藉藉者

將十年於茲必待蔡公一言而始定哉且夫蔡公之言則亦人人之言也余嘗閱覽其詞一則曰田之與塘高低迥別復塘在於修閘而不在於廢田此以闕礙漕之借說者固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一則曰即使官果欲廣塘亦必給其原價豈可託備賑之名以白攘其有且官長無能澤民而借濶於桑門之餘粒可鄙孰甚此其破備賑之穢局者亦人人能知人人能言者也然何以自人言之其效如彼自公言之其效如此哉蓋蔡公之言初不外於人人所能言而獨有以折服其心者在乎立於根本之地一言而撤去其蒙蔽勦絕其畔援曰僧民一體則得其平耳夫

國朝文錄

卷一

變雅堂文錄

十

人雖至愚豈有不知它人之田不可攘爲己有者而其倖心蠢蠢不媿不畏明知故作而莫知誰爲之者原其所以徒曰彼僧耳我民也被法不與人爭是可欺而刼取之刼取不遂將不已而今忽提其耳曰僧民一體期得其平其言又出於當世之大人君子素不佞佛者之口然後悚然如夢之始惺而狂之頓歇也然後知我之不得侵彼猶彼之不得侵我也繇今以往礙塘之說不得復形諸爾口吾民有田而人誣我以礙官可乎備賑之局不得復萌諸爾臆救荒有政而取盈於一家之田遂沒人之可乎此余所謂理之不可易一言出而人心恬然王法佛法於是乎一

致矣故嘗竊論古昔有毀佛如周武帝者非知佛者也又有崇佛如梁武帝者亦非知佛者也何也有其畸重以爲僧則必有其矯枉以縱民不知僧之卽民而一體之中自生分別相軋相傾豈有旣乎夫惟得其平迺相安於無事旣平矣而猶有不相安者衡平而低昂見然後刑罰果報自然不容已而聖人無心焉此帝王平治之大道而蔡公片言發之豈第區區一飯僧田攸賴以永永也余向以臺使者承乏兩淮與聞茲案所見與公不異而言簡意盡媿不公若也會僧夢了來請余文以勒石余謂田之興復從此堅固而不可動如佛舍利者其視蔡公此言矣他不悉國朝文錄續卷一 變推堂文錄

十一

載也於是乎書

僧民一體亦是佞佛家言然田爲僧開墾又會上價則僧田而非民田矣況僧亦民也踐其土可不食其毛乎以一體斷之自是拔木塞源之論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新安孫子無言僑居廬陵有年矣一但忽徧告友生曰默且歸黃山於是諸友生之能言者多爲文以贈其行或言黃山奇秀而揚俗稠濁孫子歸去爲宜或言黃山雖勝而索處寂寞孫子性好友朋樂唱酬議論恐未必能堪或羨孫子而率其子弟修耕讀之業爲策之最得或慮孫子入山深窈將不可得而見有離別惘然之意或託物引類以形容黃山樹石之奇怪他日訪孫子必將留連其間孫子具以示杜子以爲何如杜子曰是其文詞工矣然而子之歸未可以爲實然也孫子曰然則余誑乎杜子曰非誑也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十一

變雅堂文集
而有說焉子不觀夫詩之所謂展轉反側乎今夫卧者以求寐也寐焉則已矣而或不能寐於是展焉轉焉反且側焉而卒不得寐也則其展轉反側也都無一是也人之於世也求安甯也安甯則已矣而或不得安甯也則其所爲亦無一是也當夫天下之平也士君子居鄉則具田園親故之樂居外則有山水朋友之適久於家而倦則言出其出也逍遙久於外而倦則言歸其歸也優游道路無虞行李從容故出可以必出而歸可以必歸也是甘寢而熟寐之類也及夫世之亂也居家者驚惶於兵燹則聚族而謀一出居外者踉蹌於烽火則比耦而謀一歸不知他鄉吾

土情狀略相同究竟欲出而徬徨有靡駟之嗟欲歸而踟
躕有靡至之悲而又空乏於資斧艱難於提挈則其事將
弗遂而其行將弗成也是展轉反側之類也我知之久矣
然則孫子今日之言歸也其竟能實然歟其亦猶夫不寐
者之展轉反側而不容自己歟且夫不寐者之始而不安
於不寐也故展轉反側以求寐也使其知終不得寐而展
轉反側之無用則盍姑擁衾焉以須東方之昧爽可乎又
何以皇皇汲汲爲哉孫子聞吾言而憮然曰子之言將無
然

于皇之文其識見高人萬倍而筆足以達之調足以起
之格足以重之故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

原評

先生亦願歸而不得者以己度人心心相印他家何足
以知之宜其一篇出而作者盡廢也

鄧子哀詞

君姓鄧氏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狀貌瓌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治舉子業宗先輩爲詩有健氣爽致兼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狂至尊旰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仗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君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君危勸收門榜君笑曰是改廝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君計事君歎曰事至于此不但生聚教訓國朝文錄續卷一變雅堂文錄
西

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共不敵握君手意悽愴君揮手與別卽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謀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費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君得無恙然更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將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叙旌獎君皆固辭明日語我曰不出兒所料蓋余在危城賊之情形已踰度之矣閏三年甲申賊遂陷京師先帝徇社稷君

北望號乳嘔血數升有不欲生意人謂君未沾一命不可不至此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闖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斲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己菲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丁十有七年可謂艱業未半而羣臣不肖并力壹迹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赫斯按劍后主同殉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余所知庠校名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于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顓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稔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却倖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後傑彙征時務之外一無所識則風氣爲之一變浸淫以逞阿堯罵舜訾讐顛倒蓋無所不至而以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于洛南之

橫谿有子之愈匍匐扶櫬以歸窆于某處猥以僕與其先
人夙稱同志爰自唐邑不遠數千里再四寓書句僕一言
以不沒其親僕其可以辭乃爲之哀詞一章以慰其魂曰
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
之但知有己兮付祖禰于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
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
兮謂正而彌顛負登陴之雄概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詞
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祖眉沈眉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愛推堂文集 去

王元

達

吳欣

尾

諸君子兮差元首而齊肩於戲求孝子于忠臣

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天地間一句話我不說教誰說

自識

說者亦多但不盡如公話耳要以明史流賊傳序之言
爲定論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墓誌銘

崇禎十五年冬，居延失守，烽火達畿南。長驅河朔之間，天子震怒，果於用法，詰責邊大吏不少貸。於是欽差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公與其同官溧陽馬公同日以誅死。然其罪在可議，天下憐之，而於憐潘公也尤甚。公諱永圖，字君懷，直隸金壇縣人。中天啟七年鄉試，登崇禎元年進士。明年授戶部山西司主事，管大倉銀庫，轉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崇禎五年陞歸德府知府。九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遼餉道降，調回籍。丁父憂，十四年服闋，起長蘆鹽運判。陞河南僉事，遵化監軍。道十五年國朝文錄續編卷一變雅堂文錄七

年陞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公爲人孝友，勤慎，疆直廉幹，喜功名，慕古將相，大略爲諸生，高等屢冠其曹。嘗讀故大司馬經略熊公廷弼按遼諸疏，草流涕歎息。語同學曰：熊公不世之才，而數竒取忌，遂以無成。士欲爲國立功，顧豈易耶？始官戶部，管大倉銀庫，則能釐姦剔弊，屏羶習，除陋規，尚書侍郎交口而稱其能。是時天子旣誅逆璫，委任士大夫，久之顧視羣臣，徃徃無功，効罕稱上意。於是復稍稍用中官爲耳目，戶工二部至設總理，太監張彝憲攬權，掣肘驕倨。陵士大夫，部中郎官爲之下，公獨不肯，必以正折之。在部再遷章奏數十上，率關軍國大計，其

知歸德府府故古睢陽郡俗悍而囂多著姓豪奴號爲難
治公蒞其地則能行法施惠斟酌寬猛彊懷弱一府無
留事居無何流寇犯商丘守備喬宇定爲內應引寇焚掠
及外郭危城岌岌公訣別家人積薪署門與夫人約曰設
有不測卽舉火與城俱亡耳意氣激昂直去不回顧日夜
乘陴固守賊悉衆攻城益急四面烟焰漲天文武吏相顧
失色莫知計所出公舉止自若禦備多方懸金購死士絕
城下砍賊斬首數百級賊其愛瑁賊驚顧遁去屬邑受其
方略率得無恙論者以爲不以古今爲軒輊卽公視巡遠
流亞也兵部上其功值嚮者張爰憲借事釋憾功以不叙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曼雅堂文錄

太

默默去爲山東副使治餉則能潔已急公前後無與比是
歲邊警公所轄地繫神京咽喉漕渠孔道也於是巡撫總
戎俱提師入援備兵使者以遷行人咸爲公危之卒能獨
力拮据屹爲保障厥功不細矣值巨璫盧維甯奉命總督
公再以持正與忤功再不叙且重銜之拮據無所得因截
漕二十萬私滯津門非公所司者借以難公奉嚴旨督催
抵壩時隆冬沍寒重冰固結公有禱神開冰之異聲傳都
下貴臣嗟服顧卒無解於降調然公用是得還里視其封
公舍殮維甯有力焉其尤著績彪炳人所共稱者在監遵
化軍遵化轄喜太兩路最爲衝險前三次失守俱從此入

公至則親歷口外相度險要凡山梁臺坡處處增修又剝
爲據險設伏之議奉旨九邊恐著依議行一歲之中聯絡
聲援拊循什伍綏緝譁兵誅鋤巨慝於是威名大振雖督
撫資其成畫天子嘉之益念其前此數歷危疆全城捍寇
功效非妄繇是絲監司擢拜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材則
致然也顧迺八月受事十一月薊州典死何哉當時公論
謂在事日月無如公之最淺倘置兵單無如公之最窘夫
額兵缺伍過半月餉壓欠經年公以懷綬未煖之官值呼
庚不應之際處羣情積玩之中馭鞭長莫及之勢設身處
地實在至難是一據也公回話一疏言馬松兩路分隸薊
國朝文錄續卷一 變雅堂文錄 五

道界嶺報警臣率師東禦道臣鞠思讓私調尖夜聽點擅
令戍兵分班尖夜撤則哨探諛而烽火失傳戍兵撤則臺
牆虛而闕堡失守臣雖欲堵之口外亦不能及又思讓誤
用教官高登庸攝薊州匪奸內應以致辰攻酉剋而臣所
領將吏兵餉種種可以痛哭雖韓范在軍亦無如何饋事
有人代爲受過是亦一據也不知邊事之不可爲久矣發
考萬曆初年大學士張居正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當
時戶書兵書皆老成久任而九邊文武大帥張公莫不嘗
試擠掇而知其材知之審矣則調和其間使內外一體故
呼應無有不捷而推委有所不可邊陲卧鼓有繇然也自

張公既歿閣臣之局屢變而戶兵二卿因之邊帥又因之始之閣臣一變而爲謹愿蓋避前人攬權之名而席其強盛之實雖拱手無爲天下未至駮裂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厚號臚仕顯官以體統軋邊帥而邊帥亦尊富自將置武備不甚講是壞之基也繼之閣臣再變而爲險僞快意恩讎主張巢穴曾不知無事之不可長而前人之積有時而盡其時戶兵二卿多閣臣之所私爲捷徑要津以喜怒遇邊帥而邊帥救過不遑嗜進不已闕冗可以爲賢覆敗可以爲功是壞之成也繼之閣臣三變而爲貪愚金幣惟恐其不多恩蔭惟恐其不廣交結惟恐其不固欺蔽惟恐其不深亂盈天下而取快咫尺無定朋黨以向背爲朋黨無定恩怨以利害爲恩怨其時戶兵二卿特閣臣之所用爲外府替人以緩急難邊帥無事則以爲谿壑有事則以爲牲犧甚至蹄騎飽颺邊臣糜爛而內閣方以廟算論功晉官受賞嘻可謂鮮恥者矣嘗竊論之政府言路以封疆危異已勢必幸其俱敗大農中樞視履官如傳舍事必無有一成豈不痛哉大壞至此一時所爲督若撫直往而承罪耳無可爲也夫國家天子待邊三面隣敵故燕京門庭也遼瀋藩蔽也試問自方隅發難以來整頓殘遼精思強力有如能廷弼者乎而奸人擊之惟恐不遂至於殘

疆再壞復問前人則收拾愈難參以庸工則指麾不一巨
猾庸卿扞格於事中逆黨小人乘機於局外必使勞臣速
朽藩蔽全壞而寇日益深事日益急今之視昔又相懸萬
萬也夫公材之不及熊公至明也門庭之難於藩蔽至明
也在廷之伎倆愈竒至明也兵餉之虛無益甚至明也徒
使聖明孤立於上邊臣束手於外此時惟倖敵之不來耳
來則雖韓白不能支而區區抱恨於一鞠思讓乎於戲是
可恚也已當薊城旣破公以力保邊陽故不卽死旣而欲
帥死士尾擊收桑榆之功不勝則陷陣以明臣志部署已
定閣臣某丙夜聞之遽以片紙止之曰毋邀功生事靜聽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三

吾處分可也隨則因以爲公罪而某意實主縱於戲是可
悲也已初公與馬公成名生同庚居同里爲諸生游最驩
子女聯姻戚及成進士同年擢都御史同官且同制至是
得異同事臨命同日識者以爲前定云公生於萬曆某年
終於崇禎某年享年五十曾祖某云云祖某云云考某云
云妣某氏云云一弟篤愛用承父志永園其從弟也愛之
無異同產通藉十六年無改儒素或尤其過儉輒曰凡人
不儉則不能廉不廉則不能無所繫而身家之累重邁遲
之氣短矣其自勵有爲如此其撫薊有疏草一卷藏於家
娶莊氏云云子一機女三長適某次適某三適某遺命附

葬延陵先人墓側而述其行狀者弟永圖也方公被逮京師獨永圖不辭險難相從朝夕公臨難神色毅然執永圖之手而歎曰若知吾恨乎吾受命撫勦承前人之敝不獲稍假歲時略効展布使亂得逞恨一吾非畏死者疇昔兩忤璫不死日者欲陷陣死不得而乃今死恨二吾死後邊吏益不可爲邊事益不可問恨三雖然吾生平行事弟熟知之異日倘邀名筆不棄卽汝兄不死矣至是卜葬得崇禎十七年月日永圖率其孤楫捧書幣涕泣稽顙來請於黃岡杜濬曰以圖與君一日之雅敢以吾伯氏墓石煩君濬答拜而辭曰若兄官三品尊位當世公卿宜有言濬賤國朝文錄續卷一雙雅堂文錄

三

敢執筆乎永圖曰不然凡吾兄之所以圖不朽者文章耳公卿未必不朽也君何辭焉濬旣聽其言而又重有感於邊廷之故迺爲志而降一等銘之曰
材可以有爲而有必不能爲嗟乎可以論其時勇足以致死而有非所望之死嗟乎誰爲察其理爲天爲人兮恤躬不叩樹老劍鳴孤臣之鄉

文馳驟激宕如千軍萬馬卒歸一線天下奇才也

原評

顧黃公集中有此傳用意相同而文又是一格

瘞老僕骨誌銘

老僕胡義勤小名盡兒先兄方朔乳媪之子也父某世爲黃岡黃禾村農夫後服役吾家母依夫姓人稱之胡媪胡媪乳先兄八歲而生義勤余時七歲偕先兄往視之幕中怪其深目而高頰其色驚然試以手摩弄先兄擊護之推去余手曰毋驚我乳媽兒及數歲能言短舌道字不明既長猶然人以其操音如小兒兼舉動促率不類成人咸呼之爲老孩子年幾三十每跪受母撻宛轉地下呼暑作兒啼見者笑之然亦多其能孝順母也爲人樸實爲主人凡事先兄四十餘年不欺不怠生平魯笨不識字獨嘗竊聽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聲堂文錄

三

一二忠孝節義古語輒堅守不知變通痛其父以震死遂終身不取婦曰天殄我矣一身尙多何以婦爲哉甲申乙酉間國破家毀余兄弟隨侍先君先夫人盡室居金陵僅奴十餘輩多挈妻子叛去走部落營伍竄入兵籍中不數日立馬主人門舉鞭指畫放言無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砍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則恣意大罵極快暢然後馳去義勤管切齒其至如此一奴旣隸尺籍私來說義勤去義勤好謝曰人各有命爾命本當得意故一旦遭時自然奮發吾命薄與主人同願共守饑寒而已此奴亦頗慚其言自是不復來詈主人矣先兄末年自金陵以家歸黃岡義

勤適以他稽阻江外先兄之歿義勤逾年而後知則大
慟卽日皇遽從千里外奔故鄉哭先兄跳擲號吼嘔血數
升遂得喘嗽疾因寄食養病于先兄之壻曹氏家居一年
病少間曹氏稍役使之義勤慨然歎曰吾聞忠良之臣不
事二姓僕猶臣也今曹氏雖吾主翁壻然其姓則曹是亦
二姓矣吾奈何遂事之五十老奴而仰面又一姓良足羞
也且吾未嘗受先主翁命事之尤無名于是復來金陵依
余則老病可憐耳聾益甚余旣素義其爲人且重念先兄
待之甚優命視管鑰而已以辛亥冬十一月隨余至松江
以壬子正月初八日死于余寓松江西門外之福菴得年
五十五蓋生于萬曆之戊午也哀哉余旣爲市棺衾以斂
而其俗尙火葬友人張友鴻周宿來來視皆謂此僕旣無
妻子火葬爲宜如其言而瘞其骨于菴後數十武之隙地
予銘之曰

溺二姓之說失言主之時傷哉此僕遺骨猶凝

可與侯生集中諸老僕誌並讀而此僕尤似無瑕

茶三銘

吾之於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寒暑地有險易世有常變遇有順逆流坎之不齊饑飽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計客中一切之費茶居其半有絕糧無絕茶也兼性耽香味惟在初烹旗槍一戰卽聽童子持去不知其亡矣一日友人過談邇年出關諸壯士走窮荒險惡水火不通言語道斷之地道噤欲死求馬馥不可得余始慄然媿許念向來暴殄之罪始不容贖自是始勉強啜再烹之茶舌本尋索亦覺津津有餘味因慨生平賦命奇薄與物無緣惟茶爲恩我負之小國朝文錄續卷一變雅堂文錄

三

祥豈可使墮落汗穢中且余既有花塚矣耳目之玩孰如性命之交乎子是舉凡所用茶之敗葉必點簡收拾置之淨處每至歲終聚而封之謂之茶三磨石刻銘曰

石可泐交不絕

可與古人筆冢文冢同韻

與孫豹人書

豹人足下弟聞交淺不可以言深則交深者言深可也弟與豹人交垂三十年每憶得樹堂中之講摩寺園竹下之唱和可謂深矣此其道義相勉顛沛相扶當何如也日前偶從友人所見一紙羅列時髦姓名其中乃有豹人名心竊怪之夫人莫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莫幸而有知己之不知己今豹人不幸而有不知己之知己矣比時即欲作數行用相砥礪旋復已曰豹人安俟此哉彼其志見于憶昔之詩其行藏定于棄諸生之日儼日之誓吾信之久矣意其聞有是也必且曰此言何爲至于我哉豈其以我爲不真而試我耶一人其豈則足以供彼之抵掌不待天下後世矣我其必不然如是則弟可以無言矣乃數日以來人言藉藉至謂豹人喜動顏色脂車秣馬惟恐後時弟雖不盡信而有不容已於言者然言而有作文字之意旁引曲喻連篇累牘華有餘而誠不足借題市名蹈文士之惡習弟亦不爲也今所効于豹人者質實淺近一言而已一言謂何曰毋作兩截人不作兩截人有道曰忍癢忍癢有道曰思痛至於思痛而當年匪石之心懔然在目雖欲負此心而有所不能矣且夫年在少壯則其作兩截人也後截猶長年在遲暮而作兩截人後截餘幾哉豹人勿云

非無此忱無由自達也向使豹人有危病廢疾其終無有
達之者耶又勿云我第往而不爲今有寡婦將行語人曰
我往而不爲也三尺之童以爲欺我矣夫子曰匹夫不可
奪志也見義不爲無勇也深願豹人堅匹夫之志明見義
之勇毋爲若人所笑則吾道幸甚弟將再拜以賀三十年
古道相期必如是乃不相負耳弟之言止於此慎言其餘
足下試思之

其後豹人入京不願應試應試而不願授官授官而卒
不供職其殆有感於此言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變雅堂文錄

七

白茅堂文錄引

白茅堂集蘄州顧黃公先生著先生負經世才少時嘗作
守令兵制巡按募兵水軍五策及復經學議至戊午舉鴻
博老矣竟以折臂不入試其於文也掃鍾譚兼掃茅歸嘗
謂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書亦猶退之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敢觀云爾原其意蓋欲初學熟周秦兩漢之氣不使
後來文格狃其聞見豈真令人不覩唐以後之史若集哉
其答張長人書也謂近尙人家但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
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神龍騰空蜿蜒變
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若馭風若躡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引

一

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淺學折腰齟齬而
古文荒矣其持論如此故其行文不立間架不講腔拍隨
意伸縮自行自止時而嫵媚如六朝時而古質如兩漢時
而雋傑廉悍如劍戟之相磨時而粗服亂頭如衣冠之不
潔蓋破八家之籬藩而仍以王李爲歸宿者然王李摹倣
字句痕迹宛然先生則滂沛千言而神檢自貴寥寥數語
而味蘊自深隨手變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余友包大令
慎伯論文不喜搭架勢起腔調余嘗駁之今觀此集知

國初已有此一種文字然不立營伍不用古兵法惟李廣
霍去病能豈程不識蘇建輩所能學步哉今錄其尤者爲

國朝文彙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引

二



白茅堂文錄卷一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春秋論

天之將欲名大鹵而大原也聖人之教將欲衍乎四裔也則必先引而進之而徐而廣之也自有天地中夏無異於四裔波濤蒙茸之所宅鳥獸跡迹之所交其民岫居而巢處搏食而抔飲衣皮而葬薪忍親而娶同後聖人有作制爲城郭宮室冠裳簞簋五常十倫之教興焉日趨於文明寢廣其邊幅而後知天道之始終不僅於吾世而已也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地方九萬里無所謂中外之防三代而後斤斤焉然而有苗鬼方淮夷始皆狡焉以逞所謂引而進之今其地與民則皆中國也嘗武之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徠商頌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牧誓曰暨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所謂引而進之其後夷盧微烝三亳阪尹則已列荒服而今其地與民皆中國也蓋徐而廣之也諸蠻戎狄錯於中國不始於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秋盟於唐特見於春秋之書之始也聖人不以爲病也不病者何聖人知天道固然也晉惠公分吾離田秦穆公誘陸渾遷於伊川皆天之引而進之文公三年傳曰秦遂霸西戎徐而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之也襄公四年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請和莊子遂盟諸戎又天之引而進之貞王後陸渾蠻氏
大務陰戎皆爲中國徐而廣之也故經書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書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文公九年楚子
使椒來聘書襄公十八年白狄來書襄公二十九年吳札
來聘書成公七年吳伐邾入州來書昭公五年徐人越人
伐吳書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皆引而進之乃至令列五
等與會盟不一書於是葦篋藍縷翩髮文身却冠秫絀之
鄉被苦蒙棘豺狼狐狸之與居皆今之禮義文物之中華
矣皆徐而廣之也蓋天之欲名大鹵而大原也非欲四裔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二

亂聖人之教也明乎天道達乎春秋則自吾世而百世而
千世安知不如是而已也而徒曰仲尼嚴中外之防曷
亦未觀乎天道之始終而憬然於其故也

創論尙論實確論本此意以讀魏晉以下諸史豁然無
窒礙處而至今益恍然矣

改月不改朔辨

仲默蔡氏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朝覲會同
頒歷則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會皆以寅爲首伊訓元祀
十有二月商建丑之正月也泰誓十有三年春周建子之
三月也改朔不改月數也其說似矣吾嘗疑之春秋魯史
也從子正未聞不改月數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祀於祖謂建子之月明
堂位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謂建子之巳月左傳日至皆
正月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亦謂午未戌亥之月也其疑一也僖公三年經曰春
王正月不雨六月雨傳從而釋之曰自十一月至於五月
也是經紀子正而傳從寅正其疑二也僖五年冬晉人執
虞公傳曰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曰丙之辰云云其九月十
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十二
月丙子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史從子正而偃從寅正其
疑三也郊特牲季春出火鄭氏謂建辰之月十二月八蜡
鄭氏謂建亥之月一篇之中言時則夏言月則周其疑四
也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先儒謂臨建丑月之卦爲貞觀建

酉月之卦爲悔故曰凶是亦夏正其疑五也詩七月流火
六月棲棲十月之交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春日遲遲卉木
萋萋鷄鳴喈喈采芡祁祁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於皇來牟皆從寅正而蟋蟀小明又從子正所以知從子
正者蟋蟀在堂寅正九月候也曰歲聿云暮則知從子正
矣小明曰我征徂西至於允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采蕭
獲菽二月建丑月也所以知建丑月者曰窮於次月窮於
紀星回於天數將幾始歲且更始故曰其除風將解凍故
曰方輿行役經年故曰載離寒暑過時不歸蕭菽至是始
采穫故曰歲聿云暮采蕭獲菽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在三
國朝文錄續卷一 白茅堂文錄 四

百篇或從寅或從子其疑六也周禮仲春擊土鼓歌幽詩
以逆暑仲秋逆寒亦如之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夏
正其疑七也然則云何旣而思之無容疑也傳以寅正釋
經者也非反經也農卜月令則自夏商至今者也季春出
火述農事也十二月蜡紀王制也雜記明堂位孟子紀王
制也周禮逆寒暑斬木述農事也三百篇或述農事或紀
王政者何也風人之辭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春秋哀公十
四年春西狩獲麟春而狩者以夏正言也周正之春夏正
之冬也所以知爲夏正者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下文云古之制也故知從夏正之朔爲言

也春秋皆周子正而書狩獨從夏正者何也註所謂虞人修其常職也建巳之月古以爲正陽之月幽王時六月雨霜詩則曰正月繁霜以正陽之月曰正月者省文也益見詩不可以一定求者也易臨八月有凶者諸解不一不足詰也八者陰數也月者陰象也復之七日不必曰月之七日則臨之八月不必曰歲之八月也至於周改朔改月數並改四時之序昭然見於春秋無容疑議者也寅月又名十三月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蔡邕獨斷亦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寵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此又三代改四時之証也十三月者幽風所謂三之日也商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幽風所謂四之日也皆仍前夏正言之也當春秋時諸侯不皆用正朔不獨曲沃莊伯而已惟魯以餼羊告故孔子有取於魯史舉而歸之天王曰春句王正月明乎建子之月爲春爲王之正朔也何休曰王者孰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杜預曰元年春句王周正月杜言王周者以王歸周也董仲舒曰王次春正次王仲舒之紆說也劉歆曰春秋於春三月每書春王歆之誤解也王莽因立春王門莽之踵誤也

周建子者子月爲春則卯月爲夏午爲秋酉爲冬周入蓋以十二時之首爲十二月之首晝夜之交爲歲交日月之會爲歲會一陽始生爲歲生而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藏於季卽周易首乾坤而終未濟貞下起元之義也子水之王也而木生焉太陽生焉故爲春卯木之王也而火生焉少陽行焉故爲夏午火之王也而土生焉太陰生焉金生焉故爲秋酉金之王也而水生焉少陰行焉故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夫萬物之終萬物之始也故曰原始反終原始反終者生生不息之義也於是五德互藏其用然而仲尼病其亂寒暑榮落之序故告顏淵行夏時惡乎不奉周朝國朝文錄續卷一白茅堂文錄

六

故取魯史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者申明周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申明周時也而或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諄之甚者也且夫伊訓元祀十二月云者安知非建子之月奉嗣王祗見奉王歸亳安知不以日至之月爲重也蓋三代以來皆重日至也秦誓十又三年春者又安知非建子之月其以十月紀歲首者秦制也漢至武帝始改以秦漢史証經又諄之甚者也蔡氏徒疑四時之序與君崩不改元之說而曲爲之辭後儒紛紛焉自生訟者也

此可謂明辨以哲矣尤妙在於周所以改時之故說得

最精最深

周平王論

周之營雒周公之智也蘇子瞻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既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上死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大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纘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逼於犬戎而內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爲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因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衰王之可射久矣昭王去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爲人遷許靈公逼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葉復逼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晉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丘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於狄

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
不嘗遷岐乎衛戴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丘乎及文公
而衛又盛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爲作定之方中之詩衛不
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草而居事無難者衛
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草庶幾
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狄雖難亦遷也衛文能
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
連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
獻於王而曰不如衛之有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
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愚狐陽人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八

不待赧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淄晉遷新田皆其盛
時自餘畏寇而遷俱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彼不
得已而遷蓋以爲不復振不猶愈於卽亡乎隋都關中煬
帝遷雒亦盛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都不能復存祿
欽不遷都復爲懷愍使宣和末卽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
不如紹興之有國而李綱輩死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
往京師士女百萬不易搖動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
可守也綱等又不知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
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
王之遷其事勢有如此者嗚乎悲夫

此始因莊烈帝不南遷而發層層駁詰雋桀而廉悍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九



蔡邕論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動色悲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邕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義以忘大節天誅有罪反相痛傷豈不共爲逆哉收付廷尉人皆冤邕而罪允以今觀之王允斯言未爲過也始邕以直言爲閹侍所中囚徒朔方赭衣抱犖全室流離可謂難矣及宥還畏禍亡命吳會十有二年無意功名而且以彈琴著書終老闕下矣使邕如梅福長流江湖豈不高哉董卓擅權辟署祭酒補御史遷尙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伊何爲者卓蓋借邕致天下豪傑不加望外之榮無以市德故舉之

國朝文錄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

髡鉗之餘爵之卿貳之上且邕有何功遂封侯食五百戶祿五十萬夫無故之利聖人惡之邕初議卓不可受尙父之稱而自當顯位何也今夫捕鳥者擇其黠者以爲囿穀米乃伺慮流而飲凡所以慰囿靡弗至也筴而出於野實之叢薄之呼去聲衆鳥至日暮翾然投於羅者衆矣夫囿未始樂爲是也而鳴致衆鳥謂非囿罪不可也邕卓之囿也邕未始樂爲是也而厚祿高位將以風天下爲邕之類者而邕甘心受之謂非邕罪不可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稱疾而返卓每讌集邕輒蒞事鼓琴後遂爲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鄆侯進桓國廢少帝放太后傾逼入主

邕謂宜益隆委任厚其爵賞豈欲卓加九錫封安漢而後
已哉然則邕死不亦宜乎

嚴正不刊中間一喻尤善

國朝文錄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一

夫論何爲而作也書曰時維三公論道經邦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論之所由昉也由前而言之有德在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由後而言下位無輔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也此論之所由別也論語而下莊列管韓新語昌言皆論也其以論名書如王充論衡王符潜夫論桓寬鹽鐵論徐幹中論桓譚新論杜篤明世論陳亮酌古論胡旦演聖論陳岳江鄰幾春秋論呂大中漢論孫甫唐論系卷積册不獨一篇一章而已夫鏡往繩來援彼證此論家之法也然而古人往矣名實事功浮沈景響智者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莫得盡之今夫閭巷比鄰朝暮所習一旦婦姑反顧兄弟鬩牆其是非曲折不得以隔垣之人斷之至於百里外親戚控訴信使往來其情實較難得也至於千里外道路傳聞情實更難得矣况千載以上陳編所著從而吹毛求疵違是矯非更立爲論豈不多事已哉雖然居嘗念之天地至久遠矣人生其閭至噴廣矣帝王將相百家九流生死成敗賢不肖吾得而數之何者生於其後也以後視昔如大椿之視蟪蛄期願之視殤子則以今視後又如蟪蛄之視大椿殤子之視期願而吾之生死成敗賢不肖又無所或遁以是言之論何傷乎僕生平不喜臧否亦不喜

人臧否人顧嘗作論百數篇先後各有所爲故其旨抵牾不一文踏駁不純元結之詩曰未能救世患諷諭以全意蓋不得志於世者之所爲耶惟其不得於時而庶幾以言外之旨求知於後世故視吾身爲期願爲大椿爲蟪蛄爲殤子蓋望於尙論者深也是集未成書姑名讀史集論

中段通人之論後則奇情蔚起作論必各有所爲軼魏叔子又進一格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三

半舫齋詩序

弟希真言詩三十年矣。吳下言詩者必推希真。始則峭蒨模畫，須眉歷輔之間，而其致韻繼乃肆駘吁嘻，欬唾而其氣豪今也。疏宕含蓄，出入元和，大慙而以開寶爲宗。放筆攄情，其間有陸機之笑，唐衢之哭，劉四之好罵，鄭五之歇後，悲而弗傷，譏而非晦。讀者困然思躍，然喜詩人之性情於斯在矣。雖然，古人謂詩能窮人，豈必淵憲黔婁，故期東郭而後可言詩哉。蓋窮也者，研磨之謂也。慮以深而周，境以困而達，處靜約者，其天全調甘苦者，其味雋。故必以直友明師爲法家，拂士斷錐爛韋爲徑度，輸槩必如是而後動而逾出焉。窮而益工焉，仰鑽不得其高深而望焉，未有涯涘也。希真言詩不可謂不久，用志不可謂不深。天姿高而學識博，而孤詣正，未艾也。處絲駒於高唐，徐更齊調，引田連於海嶠，乃變琴心。希真其尙有進於斯乎。其尙有進於斯乎。康熙戊午九月，兄景星雨中書於窺園之聽雨亭。

宏深肅括其味無窮

和山堂詩序

楚人操詩政在正嘉間則李賓之繼則吳明卿又繼則袁石公鍾伯敬凡四變而賓之明卿爲正聲袁鍾而後亦卽以下無譏焉今之稱詩者知石公伯敬之偏枯亦卒莫能如賓之明卿之寬厚豈真時代上下使然哉讀書不多用心不苦無明師勝友礪礪砥唐突風雅利害茫然以此妄冀立名夫何可得蓋詩貴辨體體辨而後辭工辭工而後體由我出古之作者卽居離立車異軌同及其天倪動合妙處不傳如瀉鹽入水鹹澹焉分聽風撼箏宮羽若一自非神明精究細晰毫毛因合求離於離知合其於作者未易有當也而區區談目前之變角訟數君子之間豈不淺哉予以是求天下士數十年僅得而幾失之潛江朱晦仁名下士也逸山先生數爲余言今夏始相見讀其和山堂詩矜慎持擇如其人而磅礴瀟灑沛乎有餘古詩自三謝以還近體則三羅而上皆能尋聲按節茹馥咀華朱子可謂篤志斯道者矣夫古今作者如林異同宜辨審能衡鐵炭之仄印權乙雀之輕重所謂辨體而後辭工能如是矣豈復區區鄉背於數君子間哉嗟乎湘沅放客辭難近雜秦川公子情易悲秋又當問晦仁於行墨外焉歲丁巳

大舍細入蓋合前兩篇之意而爲一已

國朝文錄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七

白茅堂文錄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金會公詩集序

金會公德嘉初舉鄉試讀其文異之旣而金子投刺不值
投以詩老成頓挫因神往金子有年己未春始晤於京邸
其容温以睟其言謙以質詩擬開元天寶而文以韓柳爲
宗槩矔外以己意行之文筆若此傳矣顧世尙未有名金
子者予於是爲金子獻者二焉夫詩文之理如天之生物
胚胎乎元氣達出乎句萌故筍必重籜仁必堅核酌以蓋
爲腴蕙系下而酌系上樞以斗爲躔仰者斗而俯者樞順
逆相承陰陽相生不如是則氣不固氣不固則物不成詩
文根於心必先固其氣固其氣必先實其裏裏枵而氣泄
於物則爲胎夭爲早殤故多讀書以實裏寡著作以固氣
今之譎譎然者枵裏而洩氣者也其爲金子獻者一學問
之道循環終始生生不一原始要終所以存也有初鮮終
所以亡也日知所亡毋亡所能其道在勿驕名小起則小
驕名漸起則漸驕名大起則大驕己之學問未必進而詔
諛者日至焉過則不聞諫則不入居然自以爲是而不知
其卽於亡也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世而名
不稱者疾乎名之蚤成也名蚤成者歿或沒焉名晚成者
久逾章焉是非時之曹好者能名之也今子毋倖而名不
倖而名幸勿驕今之名焉而驕者皆僅有初者也其爲金

子獻者二金子温辟謙質有必傳之藝固其氣毋驕其志
金子其擇吾言乎

至理名言繹絡奔赴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十七



張石虹集序

造化之用主散至人之用主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造化之用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至人之用焉萬物之有性命雖造化不能一之亦不能并十人百人之氣力壽考於一人而至人合千萬億人之用於一心以爲神勇以爲智壽所謂心用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詩文者心用之至神也嘗與張子石虹論心用曰凡物有質則滯於用惟心之用如風風無質者也視無形聽無聲颺蒼葦之炁而搖蠶口之絲蓬颺號颯山嶽波濤地如匿棗及其細也嘶鑄歎孔吹萬雷同物不能自聲而風聲之此風之用也又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集

五

如火火無質者也托體而興焉星星屢屢陽爲蕭丘陰爲海燃燄原炎岡遇物而化其炁非炁也而燔非燔焉物不能自燭而火燭之此火之用也心之用如斯二者余觀石虹有心用者也心用者不滯於質故諭諸風火風有撫乎火有范乎以撫范言詩文是猶撫風而范火也撫風范火以語天下之至神吾與石虹不信也石虹之鄉以文名者宋前不槩見元豐元祐閒潘大觀兄弟文集罕傳有明于夢澤廷陳最著夢澤孫孝廉子雲一翥敏捷狂簡名於時晚節甚高詩文遂披放潦倒斬在宋前亦不聞文士林敏修敏功兄弟在江西詩譜二十五人中敏功無思集

四卷高隱集七卷斂修蒙山集七卷今亦罕傳夫五行之
秀山川之蘊曠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合之斯至神之用也吾讀石虹所撰古史同太極西銘皇
極啟明諸解楊椒山應山兩忠烈張江陵賀江婁諸傳論
修明史書皆善嗟乎文章先後火喪薪傳吾於石虹嘗以
休文遇王筠爲嘆梅川金會公德嘉才人之傑出者以余
言爲然然則石虹亦可以自信已矣康熙庚申秋

此先生自負之言予讀先生文洪纖老嫩隨物賦形如
火如風絕無樛桎知其心用之至神矣

火如風絕無樛桎

此先生自負之言予讀先生文洪纖老嫩隨物賦形如
言爲然然則石虹亦可以自信已矣康熙庚申秋

此文極正

此即史書善善則平文章武對火寒振

合之稷至帳之凡也吾歸極

秀山川之蘊曠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合之稷至帳之凡也吾歸極

秀山川之蘊曠千年一人焉必其能合造化之不能合而

湯次曾樂府和序

三百篇亡而樂府作樂府者三百篇之苗裔也制氏之音
亡而鏡歌鼓吹作鏡歌鼓吹者制氏之變音也故相和清
商雜謳者比於風鏡吹比於雅郊廟比於頌代有遷移淫
裔溷雜亦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云爾六朝而後至於三唐
復稍稍變於是有太白子美長吉仲初文昌諸家古題新
意創於劉猛李餘新題諷諭盛於居易元稹至元楊廉夫
始爲詠古明李西崕祖述其意專成一家隨句法之長短
調鏗鏘於喉舌於時李獻吉亦擬其體作十餘章惟西崕
最富錢虞山遂謂有明一代第一當夫成弘正嘉作者皆

國朝文錄續

卷一 白茅堂文集

三

有樂府大率樵范古辭衣冠備禹甚至濟南稱如胡寬之
營新豐竄易數字卽爲己有繫何爲者宜蒙客之獨推西
涯也矣說者又謂樂府音律久失其傳必如西涯乃直樂
府信斯言也西涯樂府果從何而得之閻爾梅曰唐人近
體五七言多不中律惟王右丞爲能曉了此與蒙客論西
崕無異夫十五國風多羈人思嬪卽事贈答之言小雅士
大夫以及宮寺直寫怨誹之作豈一一按宮商而後爲之
耶太白不工擲捨而清平一調遂叶霓裳三奏子美未聽
宮商而贈花卿一絕卽入水調歌頭長吉諸作雲韶樂工
盡合弦筚據賀本傳賀之爲詩多不先立題目豈得先譜

聲邪以是知辭生於情聲生於辭初非以辭合聲而後謂之樂府也樂府之詩心可知口弗能授博習既久油然而生西涯既不泥古亦不從時叩酸擊壺取遠况邇和適瀏亮聽者忘疲是則西涯所長百餘年來嗣音亦少近則湯子次曾起而和之詞如其體章如其數典故注於題下議論非踵從前或操越鳥之音或鼓楊桴之缶可謂奇矣僕束髮學詩卽殫心樂府四紀以來僅四百餘首謬爲海內推許及讀次曾撰惝恍旬時聽海水則移情見華山斯拜下不洵然哉使蒙容尙存不知何以目之後有僂者亦可焚君苗筆研矣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三

予于詩境頗知道路惟樂府茫然讀此文恍惚遇之

送倪玉繩序

日猶熱也月猶滄也風猶是豪豪蕭蕭水猶是滔滔也時者山也方而下者跖也噬嗑者齒召使溺者二孔也無有異而至言市朝風尚輒曰彼時此時雖號賢有智之人不能無憂則何也噫可慨矣然而善觀變者於其時而善觀人者於其變崇禎十四年六月上繫蔡奔琛奔琛言去夏六月臣同邑諸生倪襄贊於庶士張溥之門歸語縣令丁煌言溥大有力立可禍福人溥結黨聲援陰握陛下黜陟之柄丁上震怒逮問煌煌服詔下襄獄是時溥已卒公論伸溥上乃用御史劉熙祚言取溥所著書覽而善之因遍

國朝文錄

續編卷一百茅堂文錄

三二

閱溥諸弟子姓名襄適從獄上書有上廷鞠曰襄何罪且善文其赦襄襄感泣誓以死報襄帝既歿其社稷襄書生無可死徒步走留都禮部請試七省流寓貢生而襄以夏邑籍舉第五人為選吏始襄裘馬交遊佳公子也聲名籍起為名下士無何詔獄囚既出折節礪行期立功名報天子而今則寄食江湖與予別八年矣遇於虎林幾不識為故人疑其黃冠也既而相與太息字之曰玉繩君安往曰吾將挈妻子鹿門吳市終吾世焉計玉繩生平五變為佳公子為名士為詔獄囚為選吏今布衣長往其不盡時之變之與其時之變之與比者海波飛立颶風吹山作平地

大江白浪搖天九首四翼三足之怪出沒君慎無往上虞
君之故鄉重巒遂壑可以觀草樹之蕃落闔候物之遷化
悟陰陽之消長蚤息而晏起飽食而安波毋登東山弔謝
傅毋陟覆卮悲康樂毋南望大海想徐福之神仙毋西眺
會稽思句踐之甲楯吾聞鳳鳴玉京之洞真仙往來雲鬢
雪肌晨肇栢碩所未遇子其往焉吾與子之故人吳公起
在日寒月熱風絕海竭縮鱗弭鬣毋爲豫且得於是舉酒
三歌以送之

奇文出韓昌黎椰子厚手不過如是要皆從離騷九歌
出而變其面貌者也

國朝文錄

編

卷

白茅堂文錄

三

蘇州府修勅封東嶽天齊威靈大帝行宮序

四海之內有五嶽泰山之岱宗爲首泰之爲言大也宗者
何以其爲生物之宗也出風雨見怪物不崇朝而雨天下
泰山之功德最大古帝王封禪之典尤隆雖然予嘗論之
泰山之在兩大其神最貴其眎上帝如公侯之於天子故
曰五嶽視三公而今稱帝其失始於唐濫於宋旣曰岱嶽
帝君矣而又曰青帝是以五帝之一爲其神矣且夫帝一
而已青亦黃白黑五者以所御之時與方位言之如月令
天子四時異服旂也天文有天皇大帝有五帝座如天子
御政之所各有座非曰有五帝也鄭玄因五帝疑有六帝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白茅堂文錄

然則北斗主秦楚梁吳趙燕齊五車亦主楚秦燕趙斗牛
又主之十二諸侯又主之謂有數秦楚燕趙可乎威靈仰
赤熒怒諸名者識緯不經之譚今稱東嶽威靈又若以名
爲謚矣齊人始作八祠一曰天主祀天齊之淵水二曰地
主祀泰山之梁父齊記曰天齊泉在臨淄泰山與天齊皆
指其立祀之地今稱東嶽天齊又以天齊卽泰山矣酉陽
雜俎云今天帝張騎白鵠上前天帝劉騎白龍下遂爲嶽
神說尤褻不足道洪武三年六月壬戌詔曰五嶽之神人
所莫測職必受於皇天后土予懼不敢效前代封爵特稱
某嶽之神禁僧道設醮奏章上表投拜青詞永爲今後嗣

遣官醮祭仍多俗稱非神所樂受也吳郡有神洪武初建
兵火後幾廢矣廢則烏乎可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况
泰山之祀祝釐禱禳之所依而小說所傳父老相述亦足
矚細民之非心而鼓舞以從於善里中長者醮而修之而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持論最正足補吳文正公廟碑之缺



其高是丑取蘇吳文正公廟碑之始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矚細民之非心而鼓舞以從於善里中長者醮而修之而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予遂亦樂道之惟述謚號之譌以告遵祖制崇貴神也

白茅堂文錄卷二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休甯縣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地之在禹貢九州之內者曰漢何昉乎昉於漢有天下五帝之時皆曰夏禹繼舜改虞曰夏自漢遂不曰夏而曰漢漢之名至今著也漢戡秦亂驅除開闢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下交趾珠厓北服朔方幕南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至車師大宛昆明龜茲之屬莫不臣妾獸面鳥言之區梯航重譯之域環而內望號曰天漢其制作之盛人物之美恩澤之久入人之心至深且遠也王莽以安漢公篡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一

天下無有逆其詐者而又孔光劉歆之徒委蛇而爲之用及篡弒旣成海內始泠然明其故故世祖無一成之旅起於南陽曹操以天假之雄挾天子威令爲登高順風之呼天下又無有逆其詐者孔融荀彧之賢皆爲之用及篡弒旣成海內始泠然明曹氏父子之奸而哀蜀主故蜀雖亡國人思而祀之并其臣自諸葛亮下死事定國者皆立祠迨晉中葉神州陸沈於是思漢之心益切豪傑盜竊名號以有國劉淵自托爲漢追尊蜀主爲孝懷皇帝李雄據三川國號成至壽以蜀人思漢更號曰漢劉裕稱漢楚元王後歷八世六十年後又六百餘年劉嵩起於沙陀自謂漢

齋天下憐而信之亦慙七世三十五年劉巖稱漢於嶺南亦慙四世五十四年豈惟是也其他盜賊如邯鄲王郎安

定盧芳偽燕公孫淵晉義陽張昌隋河東劉武周唐漳南

劉黑闥盛州劉蕡蜀王建五代史王建改元天漢國號漢金宣宗時交州

郝定元太祖時錦州張致順帝末汜陽陳友諒國朝成化

時鄖陽劉通其篡弒則若劉粲時斬準梁侯景唐朱泚皆

詭稱漢以煽動天下何者漢之功名由來著也地在九州

之內曰漢地人曰漢人稱之至今不改不綦盛哉予讀史

陳壽不與蜀統及爲蘇則傳云則聞魏代漢發服痛哭文

帝問之則鬚髯戟張正論以對此又壽之微辭與蜀也逮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白茅堂文錄

夫習鑿齒出而蜀統明朱熹綱目成而論始定元中統初

有郝經者亦著書以蜀繼正統自謂奮昭烈之幽光揭孔

明之盛心嗟乎元之去漢千餘年於漢無涉也而其臣低

回感嘆不能已而其言有如此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然與當昭烈時曹操有中土孫權

據江東蜀辟西南獠蠻雜處獨諸葛亮蔣琬數人枝梧其

間其號爲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則關張是關張落人才

置日暮途遠收之桑榆雖一武侯何益其不得不令人哀

而思也悲夫是時嗣侯死事尤烈故至今祀在張右自帝

王至匹夫婦裨皆尊且親之久而彌神若可呼籲亦人心

爲之未必鬼神之情狀然也嗟乎可謂極盛已祀之盛者
唐贈太尉張巡宋封鄂忠武王岳飛二公者人皆以思唐
宋之心祀之然皆不得與侯比肩侯祀像在天下不可數
算卽一邑不知其幾邑與里亦不知其幾歲乙酉休甯縣
廟成縣紳士以大尹西川何公意索景星記因記之且告
之額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廟從漢爵也神志也不書
姓者神千古無兩也嗟乎漢亡已千年而地曰漢地人曰
漢人然則吾世猶漢也猶漢也則其思而祀之也不亦宜
乎漢謚壯繆爲法受屈也不書廟之年月出貨力者姓名
例得書碑陰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三

從一漢字洗刷可謂生面別開

分守道徐公賑濟記

皇帝卽位之九年庚戌特命山東布政徐惺分守武漢黃
三郡始公以進士典中書爲

世祖章皇帝侍從多所

獻替擢都諫條上天下大計剴切明直叅知山左號清剛
第一有司望風慙懼而公威而不猛周察民隱如恐不及

歲辛亥春葦車按楚駐於蘄夏大旱赤地千里扶病籲禱
遠近流穴洵洵坤坤於時倉粟虛耗一切荒政久廢不講
心熱形頽思所以拯之者百計廉無餽石悉席衣禱易米
太夫人宋夫人李盡出簪珥佐之募義者繼踵乃爲粥於
路在郭者三遠鄉各占聚落檄所部如之自冬徂春活饑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四

民不可算數庚癸息呼於營壘老弱免死於溝壑抄盜不
作境內晏然公之德可謂厚矣冬大雨雪單騎入山衣不
暇燂日不再食所至饑民擁馬足炊烟粥香隨馬而起除
夕尙在窮山夜漏三鼓馳歸望 闕行禮畢復馳赴元夜
太夫人遣吏寄語曰勉之毋以省我歸也公有弟悛有子
名貽皆申太夫人語如前其家學如此十八日乙丑雷電
兩雪平地深二尺公在石人山有老人三五貿貿然來公
曰嗟父老苦寒可就粥曰否欲粟乎曰否民年八九十矣
經兵凶可屈指未見官府入山賑饑欲瞻公何等面貌耳
民又聞公在山東立老老幼幼二社每出羣兒數十百眺

遑前後此送彼迎數十百里不絕其老登百歲者至十數
或扶杖詣馬頭擎拳笑曰敬貽使君出握中果蘇膚核皆
熟公忻然受之蓋天性誠愛視民如父兄於子弟如骨於
肉宜其煦嫗親附有如此者公之活民也無汲黯之矯制
有孔光之稱旨人臣不當如是乎方公入賀 萬壽饑民
攀留不可得炷薰爲香擁蔽道路郡人貌像拜祝如山東
共刻石以頌而景星爲之記復俾歌吟傳於無窮

奕奕楚甸湯湯江漢洪跨礪礪維南屏翰華路墜啓兵韜
甫息發耐抗敵喁喁戢戢燬燬饑饉千支相循雨穀於野
句已火行旱之蟲蟲公來自東雲之容容露我菅蓬籠拳

國朝文錄

編

卷二

白茅堂文集

五

未紫旆枕雪谷公之來思烟生鼻足出溝登衽被骨以肉
兒不宵啼野無行哭鞠我悉黎恩若舍飴 帝力廣大公
功懋茲楚甸奕奕江漢湯湯德音不忘保艾永臧

中一段寫得筆歌墨舞從漢書劉寵傳化出

孝義社記

有名古而義非者今之社其一也社今釀飲而已矣唐人始作詩社自杜司戶審言始今廬陵之西原有詩人堂云宋元踵而行之遂有禪社茶社鞠蹴菓子博奕唱說手搏梳荆吟叶諸社社之名義遂濫而莫濫於明末之制藝社居恒論之社之善者如淳熙初朱文公之社倉社學河北之鉏社元前至元之苜蓿社明洪武初之里社正德時巨文莊之家社嘉靖時先中和邠州之義毅社此治時之社熙甯初京東之弓箭社建炎中兩河之忠義社崇禎中陳士業之守望社此亂世之社皆有益於國家與其合少年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白茅堂文錄

六

佻達治舉業無用之學談仕宦熱中之事失德起於乾餱憂患不相銜恤則何如老死不往來之爲愈矣邇者武昌陽邏鎮亂後烟突僅數百有長者遵洪武制立社曰孝義集鎮中之有父母大父母者十人至數十歆而與之盟遇有喪則人出一金一布無他釀會惟此施彼報數十人中
有喪者之家無復嘆絞衾之不具而傷孝子慈孫之心者嗟乎不亦善哉推而行之治與亂皆可是周禮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葬葬也云爾近吾里稍稍舉春社餘
釀飲請浪而已於俗非有裨益豈惟無益已也昔元祐時王景亮與鄰里浮薄子結社純事朝請後皆及於禍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七

袁世振傳

袁世振字抑之別號滄孺始祖斌扈從英宗有功拜武畧將軍孫祿始家於蘄世振萬厯二十六年進士授臨川知縣請水次建倉臨川始無漕兌候守之苦善論文知艾南英於童子升金華府同知戶部山東司郎中鹽法壞商鈔不售諸大者鹽哭於部堂世振上十議僉言不能行私行諂笑上覽奏知其能特拜兩淮疏理鹽法按察副使賜璽書疏理之官自茲始先是國戶專利弱買贏賣引滯不行國課匱乃行套搭法種引五年前行引五年後套搭深積引轉沒見引復積新鈔無所售商益困課益不入世振立國朝文錄續卷二白茅堂文錄八

十綱法以一綱行舊引九綱行新引向以新引四十八萬駁責於二十萬舊引之商令散行於三百餘萬超掣中以通其困期十年盡復故政令甫立羣商歡赴數月輸銀十四萬兩未兩月而十倍之完解額三十四萬還搭套四十三萬補司庫六萬邊商新價四十萬桁楊噶魯不聞於庭鼻之滯引皆爲金錢因募兵與各場竈勇犄角連營營以三十爲率相去二三百里編次甲乙捕私販者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期年法大行舊額外溢七十萬上特降勅嘉獎加一級留任泰昌元年疏報成功繳前所賜璽書云臣初立法解其套搭速其超掣而內

商疏矣九邊戡鈔到淮卽令親相貿易不落固戶之手每引得價五錢五分歸辦糧草而邊商疏矣減斤增引隨時伸縮不使淹積不售而水商疏矣自丁巳倒疏一年迄庚申下解竣役凡疏理四年徵解餘沒等銀入太倉二百八十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二兩邊倉一百五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兩銷賣新鈔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引有奇行積引一百三十萬有奇此疏理以後歲額之數也括助遼餉銀二十三萬兩有奇司庫內餘積漲綱一十一萬兩有奇折價補庫一十萬兩有奇兩淮課額舊止六十一萬近年雖增六萬然每年借庫十萬外與未增同自臣疏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九

理併入額內而商亦不覺其增若十年後舊引盡銷江南增銀五萬餘兩太倉之停壓可補也淮揚食鹽初年行七萬三千餘引徵過沒餘四萬六千餘兩近雖大減每年亦六萬兩入庫預給邊商之引價可使循還不絕凡此皆疏理以後額外之數也疏上特諭留任會嫉者謀去世振用其黨世振聞頗不平力乞去熹宗立奄黨誣世振賊詔下揚州府推勘坐募兵建準提菴浪費二萬兩被鐫貫奉諸商擁足泣不終日代納足世振既放歸疏理之官亦以議裁去鹽法又壞矣其後朝思其功崇禎五年起爲揚州海防副使兼理鹽法未到官卒著有鹽法綱冊十六卷

顧景星曰予讀綱冊嘆其才可用而小人撓敗足惜也夫鹽課自弘治改銀給邊初以爲便厥後引滯不行課日匱又不能復轉粟迨疏理法立令行流水其意以爲司庫歲可增貯十萬十年百萬有邊警一紙取用亦事至便者而坐費二萬免官劉晏爲鹽鐵使慮人牽制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卽以漕事委晏晏得盡其能一歲輸粟四十萬斛入京師錢亦十倍率諸州米儲三百萬斛天子以鼓吹迎東渭橋其爲鹽鐵使歲例鹽錢四十萬緡寔至六百餘萬緡後以楊炎讒賜死籍其家兩車書數斛粟悲夫袁副使畧與類

國朝文錄

精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

世無不可救之弊無不可立之功讀此文益信特無如讒者之不能容何

斬守唐世炤傳

唐世炤字伯閻廣西灌陽人舉鄉試崇禎六年知蘄州七年流寇犯境募壯勇積倉粟占相江山形勢戰守之地諸少年竊笑而世炤益急城東一里有古渡曰白馬久爲堤掘之合兩湖水架十丈橋寇至則撤城北五里曰逆水溝掘湖不及江者五丈爲敵樓塞之築長垣以繚之西北亦築長垣迤邐於江西南築女城爲門二曰鳳山曰龍磯兩湖旣通一水灑澗園亭畫艦烟火絃歌相望十里八年春寇犯境諸縣閉城塞道路惟蘄州納鄉村鄰境數萬人九年秋寇破廣濟世炤督精勇三百去城東三十里而營夜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一

牟潛馳入城邏卒皆睡忽擊鼓坐衙執邏者曰汝不見一馬兵入城耶笞之與一人符券曰疾馳與某隊長曉至營見世炤方坐噉粥則又笞之曰汝何後或時偵得賊所率健卒往襲輒獲首級婦女牛馬器械而還時巨寇在外三月城中宴然諸少年游傲酣飲曰何此老偉儂至是世炤聞罵曰止恐後來思此偉儂耳十年秋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荆王具酒食張樂召賊首欲與後宮觀其狀貌左右諫不聽世炤衣錦袍擐甲佩刀選精勇百盛飾鼓弓朋矢舉牛酒楚鞠滾牌綠竿硝火諸戲俱入曰身是唐某聞殿下宴無以爲樂諸兒有小技願獻之王大喜卽令走

馬射錢拍張角紙世炤親射殺林中一鹿炙而分啗之周旋竟日而罷在斬七年八禦勅賊以勞嘔血卒長不六尺目光電照口微高而善談笑卒後有某守催科甚橫衛軍借漕事入民間搽索淫子女有鄉大夫輸緩騾而械之船中時大旱疫諸少年乞匄枕籍於路十六年正月張獻忠遂陷蘄州進陷蘄水黃州漢陽武昌皆屠之顧景星曰崇禎七年秦寇初渡河張獻忠始爲營長八年僞稱八大王十年總兵左良玉破之獻忠窮迫投文燦文燦請許獻忠屯穀城授以官九月與諸賊首老回回一丈青等十餘營從文燦過蘄止關廂時余年十六爲唐侯所知入謁唐侯國朝文錄續卷二白芻堂文錄

十一

曰熊公不得死所矣侯驚顧曰郎何妄言對曰張獻忠最狡佞好殺必爲後患赦諸賊首立斬獻忠大軍所駐衆未必敢變也諸賊本不相統一惟宜厚其餽賞分諸總兵麾下令建功然後授官今遽授官且不可奈何許授地昔王仙芝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黃巢詣渥飲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窺朝廷怯弱又怒爵不及己擊仙芝仙芝亦叛劫蘄州渥走賊勢始不可制事今疑與類聞荆王召見諸賊恐矚虛實宜有以示之侯變色曰善促裝具入王邸明年獻忠果叛屠穀城上大

怒斬文燦

此公疑鬼疑神此文則真史真漢末附自己一段大奇



此公疑鬼疑神此文則真史真漢末附自己一段大奇

潘中丞傳

故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永圖崇禎十六年死於法法可死也罪可原也永圖字君懷鎮江金壇人幼孤嗣於伯兄家貧苦學崇禎元年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巡視太倉舊庫中貴人張彞憲來按部仍凌折士大夫永圖與之抗五年進浙江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出知歸德府流寇犯歸德守備喬宇定謀內應永圖積薪署門與妻約必死自引宇定乘障同飲食卧起宇定不得發懸重賞得死士值夜大雨銜枚縋城下襲賊營賊解圍遁八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理遼餉太監盧維甯總督永圖又與抗維甯言於上上不問明年大清軍逼畿輔天津副使以遷

國朝文錄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一四

去督撫檄永圖兼攝餉匱兵變有司閉門自衛永圖曰是聽兵作亂矣單騎出曉以利害許支倉糧衆譁止收其魁鞭而貫耳餘不問有糧二十萬石阻津門奉旨速抵壩十年丁嗣父憂臺臣以他事論調降十三年補長蘆運判十四年以河南按察司僉事監遵化軍十五年八月巡撫順天整飭薊州邊備九月協界嶺失守率兵赴嶺副使鞠思讓調尖哨臺兵薊州遂失守上聞大怒收付錦衣衛拜命訖召將士與之酒眾不忍仰視永圖曰咄胡不飲昔者吾守歸德走强寇保孤城自謂一日奉天子命可橫行萬里

外而今任事六十日孤軍力盡以死天邪吾非負上上非
負吾還過遵化父老號哭遮留相率詣闕下上大怒曰朕
既用整飭薊州薊州失不殺何宥眾乃生致祭剪紙招魂
哭而去時年五十慨懷喜獎後輩士大夫多悲之歿五年
其弟永圖以墓中之文請黃崗杜濬而以傳屬斬州顧景
星於是按狀竝所聞於永圖者爲傳焉景星曰余讀漢崔
實論元帝多行寬政卒以墮損遂爲漢室基禍長嘆流涕
以爲知言明有天下二百餘年顯皇帝寬大極矣朝野踰
安四體解休哲皇承之如病瘵蠱烈皇若藥朒眩然而癰
盟說文膿四潰痞積難除蕭娘呂姥之譏小草北山之誚比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白茅堂文錄

五

比是宰相辛負上恩上始厭薄臣下臣下益畏法相欺隱
致症不可湯火金石於是癩瘋盲瞽狂悖癰癘牽連顛仆
豈不哀哉潘中丞保睢陽禦勅寇解叛兵可謂壯矣時蹙
命窮猝至於死嗚呼悲夫若潘中丞猶可原矣

杜作雄放至二千餘言此只以七百三十字約之言中
言外自無不盡是爲史載

甯都尹宋公家傳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必達字其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
經文衡公下皆爲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
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
子員十八受室於程氏事父席上公偕有孝名避亂寓武
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於江公扶父孀
程先從城闔水竄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
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尸蔽江鮮有
活者人以爲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
上公甘旨席上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六

士知甯都以循良治瘡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
死徙荒蕪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
甯治瀕河夏雨洩旬水瀑逾三版灌城中跣詣神廟爲文
禳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壅淤且多
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功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
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鋪
下白骨藉藉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碑
之使後人無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
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
奈何餉甲士而懼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

昔新建之剿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於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已有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却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十七

集城下號六萬巨礮墮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若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摻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安鞫獄案首犯稱彭榮實教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稿聞婦女悲歎聲隨傾囊解衣裘計口贖之

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祝釐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賴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鯁間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天朝清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梏僕從而繫公於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公鬚指書壁人生誰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爐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

國朝文錄

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十八

兵杖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並僕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於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醜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謔內部先遣故職徐徐優叙可乎公辭謝再三旣愛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銜乎卒不問所居臨臯江許茅屋一區确田一頃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敏求衰經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於家行於國爲

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歎歎長星之
友於公三十餘年矣忍不叙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
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此循而兼能者文亦緊鍊



此循而兼能者文亦緊鍊
受其狀爲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文敘公三十餘年矣忍不叙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
與乘之祖采言雖再拜以請幸先生其勿辭歎歎長星之

答張公亮

函丈多福卽日蒙示捧讀愴然謂治亂在人心不關氣運此語疑未盡也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卽人心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濤蕩推移而勢不自已如寒暑之變出蟄榮謝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羣起而攻秦酈食其猶勸高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輩相繼滅而後翕然以厭而郡國之勢成郡國勢成郡國之習氣又作逮乎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輩相繼滅而郡國之習乃止其他宦寺權戚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國朝文錄續編卷二白茅堂文錄

二十

也泯泯焚焚袁紹不至殺二千人漢宦寺之習氣不止朱全忠崔胤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單超則竇梁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至於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言宜無禍國家然其禍急迂愚往往不召亂則養亂靈帝堂鏹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宗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耶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運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矣必待習氣盡而後人心厭而後氣運轉豈不悲哉習氣猶存則人心未厭氣運未轉而亂未已雖聖賢豪傑莫能強也嗚呼則亦決其習

氣之盡而後可焉始未暇論舟抵雄雞壩當覓一夕快談
輕寒將護

可作廿二史摠論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白茅堂文錄

王

與汪介人

公郎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直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邃難盡一刻木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盃自澆礪塊實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奈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況才未必逮古人邪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此意負俊才者宜知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集

三

與王觀察論丈量書 王長

丈量荒田一節因官病里長隱匿須履畝清弊愚民躍然稱善及官役下鄉鬩言不使其故何也鄉路窵遠有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索不一今歲大旱蕨稼菱藕路盡所以無大殍死者則戶口少新畬未起稅故耳一旦丈量費將安出况荒田半在荆棘虎狼中自古開國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漸增富強卽以近代言之宋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七十餘年爲元豐始有四百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國朝文鑑續編卷一百茅堂文錄

手實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高宗初江淮荒殘更不租賦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手實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金太和中高琪欲闔民田右丞相高汝礪論止之元旣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誘開墾阿合馬謂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延祐初章閻言熟田隱匿宜令按實不實者杖流數年民不聊生由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在境饑饉連年藉口攤賠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夫先王之政寬嚴相時故解網非好生也慮窮獸之攫也遺糶

非施仁也慮窮民之迫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云爾如上
臺必欲丈量曷少假歲月哀鴻稍集行之差易千里安危
懸在公祖公祖得民心未可更僕數何所茹忍不痛切一
言乎生二千里還鄉所期歆足因其關係安危非強欲知
人國家冒昧希鑒景星頓首

深厚有味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白茅堂文錄

三

